

刘喜海与天一阁

□李金科

天一阁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私家藏书楼，在海内外享有盛名。辉煌的天一阁曾留下无数才子学人的足迹，清代的刘喜海就与天一阁有很深的渊源。

刘喜海，字吉甫，号燕庭，清代诸城逢戈庄(今属高密)人，大学士刘统勋曾孙、著名书法家刘墉侄孙，其父刘瓛之官至吏部尚书，亦为一代名臣。他是清代著名金石学家、古泉学家和藏书家。

刘喜海于嘉庆二十一年(1816)中举人，后以父荫授户部员外郎。其父卒，道光帝特命刘喜海服满后以郎中补用，授户部江南司郎中。历任福建汀州府知府、权兴泉永道、陕西延榆绥道、权潼商道、四川按察使，道光二十七年(1847)升浙江布政使，后受命署理浙江巡抚。浙江巡抚吴文烺弹劾刘喜海风雅好古，道光二十九年(1849)奉诏入京，以四品顶戴休致。

刘喜海为官有清名，《长汀县志》记载，其任汀州府知府时，“清廉谨慎，政不烦扰，尤爱士好文，多置书籍于书院，以资博览”。灾荒之年，“发仓粟四万，设厂分赈，亲为巡视，以杜侵渔，三阅月事竣，存活甚众，升任去，各坊士民皆立主祀之”。

刘喜海为清代著名的金石学家、古泉学家和藏书家，深通目录之学，与阮元齐名，时称“南阮北刘”。室名嘉荫簃、味

经书屋、十七树梅花山馆、来凤堂等。精心博古，好搜奇书，藏有宋刻唐人集数十家及朝鲜刊印书籍，家藏金石器物甚丰。鲍康《长安获古编序》载：“刘燕庭先生室无长物，惟手辑金石文字逾五千通。服官中外廿余载，所至不名一钱，而篋中钱币、尊彝载之兼两，盖‘博物君子也’。”

道光二十七年(1847)，刘喜海在浙江布政使任上登上天一阁，并为之重编《天一阁见存书目》。他还倡议重修天一阁，并准备刻印阁中藏书目录。但不久，刘喜海被弹劾罢官，重修天一阁一事搁浅，但他编撰的《天一阁见存书目》草稿保留了下来。虽然是未定传抄稿，但它形成于天一阁刚刚遭受鸦片战争抢掠之后，而且体例更完善，分类更科学，著录更准确，在天一阁的目录史上占有重要一席。

刘喜海还遣人或委托人从天一阁抄出不少稀世秘籍，如他托人从天一阁藏旧抄本中抄得元人编纂的《新编古今姓氏遥华韵》十集九十八卷、《岁时广记》四十二卷、《后村大全集》一百九十六卷等。



校园有棵皂角树

□璩存峰

这棵皂角树刚来的时候，只有一段黑黢黢的树干。十几年过去了，现在已经长成了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。它有四层楼高，雄踞在笃志楼的西北角。

我在三楼上上课，课间休息的时候，常常与它对视，看它如云的树冠，看它微风吹拂，婀娜的身姿。看一会儿，我的眼睛柔和了，准备上课，它也调皮地伸出枝条，与我挥手致意。

与它交往最多的时候，是夏季。喜欢躲在它的树冠下，看外面雨的世界，我则享受内心静谧的时刻，它的枝条先努力往上支撑，实在撑不住的时候，再从高处斜垂下来，纷披的枝条，像秀发，像垂柳，像榕树。每一根枝条都弯出了一个个穹形或者弧形的角度，像在做着抛物运动。枝条上面长着椭圆形的叶片，大小如槐叶。层层叶子中间，垂着一簇簇整齐排列的皂荚。刚长出时像黄豆荚，大了之后像宽扁的梅豆，只

不过皂荚很饱满，鼓鼓的。颜色也由最初的绿色变成了褐色，像一支支鞭炮。皂角树的生命力顽强，叶也毫不含糊，能从春季一直绿到深冬，有的甚至来年还在树上挂着，直到被新的叶片所取代。

皂角树浑身是宝。在古代，人们就知道了皂荚洗涤的功效。就连树枝上人们避之唯恐不及的尖锐的刺，都可入药。想到这些，让我想起了一则皂角洗发水的广告。皂角树外形很好，没有气味，清清爽爽。

虽说皂角树在我国大部分地区都有种植，但是在北方相对还是比较少的，所以，很感谢来校园生长的这棵皂角树。它让学子对植物学有了新认知，也让学子感受到生命的力量。

至于我，我则喜欢它的默默伫立，不争不抢，但又让人感觉到它的存在，想起那无数个真实的夏天，并从它那里，参悟着生命种种生长的可能性。

小巷记忆

□陈学军

在不少人的印象中，新华西路是一条普通的背街小巷，如今却变得越来越“特别”。

小巷位于奎文区广文街道东上虞社区，地处健康东街与民生东街之间，全长500多米。生活在小巷边30多年，我曾日复一日从这里穿行。从泥泞的乡间小路到平坦的硬化路面，从夜晚的漆黑寂静到如今的灯火通明，从小路边破旧的城中村到焕然一新的新型城市社区，从骑行公共自行车、共享单车到开车用上了“限免车位”……这些年一路走来，小巷变得既熟悉又陌生了。

小巷，是城市文明风尚的“窗口”。这些年，城市品质和市民素质显著提升。在社区里转转，往日司空见惯的游商摊贩、乱停乱放现象、“牛皮癣”小广告得到清理整治。小巷南侧新建了环保型移动公厕，让过往的市民游客更方便。穿红马甲的志愿者、社区网格员走街串巷，忙碌着开展文明劝导。小巷东侧的文化墙是个亮点，墙面张贴了大量楹联，还有潍坊刺绣、潍坊拓拓、诸城竹板快书、高密茂腔等非遗彩绘，游人驻足观望。不经意间，普通的小巷不仅提升了颜值，而且变得更有灵气、更有温度、更具内涵。

小巷，是一座城市的毛细血管，连通着家家户户。让老巷子焕发新生，需要超越了心浮气躁的冷静心态，需要超越了急功近利的长远眼光。对“小巷文化”颇感兴趣的我经常思考，他们是如何做到的？

小巷所在的东上虞社区，曾是历史上闻名遐迩的“铁匠村”，红炉锻造这门独特的传统手工技艺在这里传承了400多年。去年6月，这里建成了全国首家红炉文化馆，我们全家曾集体去参观，面对农具、生活用具、车马用具等200多件器物，一家人惊叹不已。每年举办“红炉文化节”时，我都会陪老人去看看热闹，核雕、刺绣、木版年画、石雕、草编等各类非遗特产琳琅满目，总忍不住多看几眼，多带几样回家。

小巷，是城市最有特色的一道风景。如今，随着城市更新步伐的加快，奎文的片区正在快节奏刷新，地处黄金路段的新华西路也迎来了新的春天。“有故事的老潍县、有味道的东上虞”，呼之欲出的特色文化街区——潍坊非遗美食街，让这条巷子又一次华丽转身。

最近从网上看到一张效果图，很有视觉冲击力。仔细一看，图上有集装箱景观型移动商铺，有非遗特色美食、特色景观小品，还有特色地面铺装、绿色休闲空间等等，彰显出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。听说美食街的风格定位是“老潍县国潮风”，还计划打造裸眼3D大屏幕……相信“升级版”的小巷会演变成一处网红打卡地。

欣喜之余，第一时间将效果图分享给外地求学的儿子。这里伴随了他整个童年，每次回家他都要走走转转，细细打量熟悉而陌生的小巷，找寻岁月的纹路。平时在电话中聊起家乡的变化，小巷都是绕不开的话题。因为疫情，儿子返乡日期一再延迟，我只能想象着重逢的那一天，这里会带给他多大的惊喜。

妻子调往外地工作多年，对这条巷子却时常挂念。在喜欢文学的她看来，“乡愁”就是对小巷最朴素的牵挂。20多年前，她曾写过一篇散文《我家的乔迁史》，详细记录了这条小巷的“前世今生”。这篇发表于《潍坊日报》一版倒头条的文章，她一直保留至今。听儿子说，妈妈回家逛街后还要续写一篇。

如今，古稀之年的父母依然在巷子里“坚守”，到现在也不愿到他乡与子女同住。记得两年前的一天，两位老人“突然”心情大好，一问才知道是发现了一个好去处。在小巷北侧的醒目位置，有一处“社区百姓食堂”，环境安静舒适，营养、健康、可口的家常菜一应俱全，还有大学生志愿者帮着收拾餐盘，提供贴心的服务。这些年，二老闲暇时总爱在巷子里溜达，和街坊邻居们聊家常，享受晚年幸福美好的慢时光。这个为60岁以上老人“定制”的食堂，让他们津津乐道，开心不已。

与小巷有关的故事，还有一场激烈的家庭辩论会，主题是“变”与“不变”。喜好传统文化的儿子自信地认为，妈妈的“乡愁”、爸爸的“欣喜”、老人的“坚守”都不是因为“变”，而是因为“不变”。按照他的理解，是“文脉”让我们都不曾从巷子里走出来，因为它一直在记忆深处延伸……

小巷，承载着我家三代人的集体记忆，也串联着很多普通人的小城故事。小巷，折射着这些年风竹都的沧桑变化，让一个个普通家庭对这座城市的未来有了更多的期待。